



人鱼与她
梦幻童话

“你别忘了，律师说得清清楚楚，我继承的是老宅和老宅里的所有物品。”我终于明白爷爷为什么在遗嘱中强调这句话，还要求爸爸和继母签字确认。

继母不和我讲道理，用力推我：“是啊，我帮沈家的孙子拿了一面沈家的镜子，你去告我啊！”

我去拽她的箱子，她也紧紧拽住箱子，我俩推搡起来。她穿着高跟鞋，我穿着平底鞋，我毕竟比她年轻、力气大，她的箱子被我夺了过来，她重心不稳，

06 挨了一巴掌

摔倒在地。

继母立即哭嚷起来：“沈海生，你看你女儿，竟然敢打长辈了！”

爸爸被我凌厉的眼神一扫，什么都没敢说，只能陪着小心，去扶继母：“镜子是女孩子用的东西，杨晖是个男孩儿，又用不到，就给小螺吧！”

继母气得又哭又骂又打：“放屁！一屋子破烂儿，就这么一个值钱的东西，你说给她就给她？我告诉你，没门儿！”

我懒得理他们，把箱子放在地上，蹲下身，打开箱子，开始翻找铜镜。

啪的一声，一巴掌重重地打在我的脸上。我被打得有点儿蒙，抬起头直愣愣地看着沈杨晖。沈杨晖的力气不比成人小，那一巴掌又下了狠劲儿，我的左耳朵嗡嗡作响，一时间站都站不起来。

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他又用力推开我，把箱子抢了回去，迅速拉上拉链，牢牢地把箱子提在手里。

我一直提防着继母和爸爸，却忘了还有一个沈杨晖，他们是“一家三口”。14岁的沈杨晖已经1.7米了，嬉皮笑脸时还能看到几分稚气，可当他横眉冷对时，已经是不折不扣的男人了，搁在古代，他都能上阵杀敌了。

沈杨晖恶狠狠地瞪着我说：“你先打了我妈，我才打你的。”

继母立即站起来，幸灾乐祸地

说：“打人的人终被人打！”她拉着儿子的胳膊往门外走。

我不甘心用力拽住箱子，想阻止他们离开。继母不客气地一脚踢到我的胳膊上，钻心地痛，我一下子松开了手，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走出院门。

爸爸弯腰扶起我：“小螺，别往心里去，杨晖还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孩子。镜子就给杨晖吧，他是沈家的男孩儿，你毕竟是个女孩儿，迟早要外嫁的。”

我忍着疼痛，一声没吭。

爸爸很清楚，我从小就是个硬茬儿，绝不是个任人欺负的人，他按着我的肩膀，严肃地说：“小螺，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，不是只有你姓沈。你放心，那面镜子我一定让杨晖好好保管，绝不会卖掉！”

我和爸爸那双非常像爷爷的眼睛对视了几秒，缓缓点了点头。

爸爸如释重负，还想再说几句，继母的吼声从外面传来：“沈海生，你要不走，就永远留在这里吧！”

爸爸匆忙间把一团东西塞到我手里：“我走了，你有事给我打电话。”说完，他急急忙忙地去追老婆和儿子。

不一会儿，刚刚还鸡飞狗跳的院子彻底安静了，只有我一个人站在院子里。

等耳朵不再嗡嗡响，我低下头仔细一看，胳膊已经青紫，再看看手里的东西，竟然是几张卷成一团的百元钞票。

我无奈地笑起来，如果这就是父爱，那么他的父爱也太廉价了！

我已经25岁，不再是那个弱小的10岁小女孩儿，我有大学文凭，还有一栋爷爷留给我的房子，没有爸爸，我也可以活得很好！但是，不管我的理智如何劝说自己，心里依旧有空落落、无所凭依的悲伤，我甚至比当年更无所适从。

也许因为，当年我知道没有了爸妈，我还有爷爷，可现在我失去了爷爷，失去了这世间唯一的亲人。从今后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我真的只有自己了！疲惫时，再没有了依靠；受伤时，再没有了退路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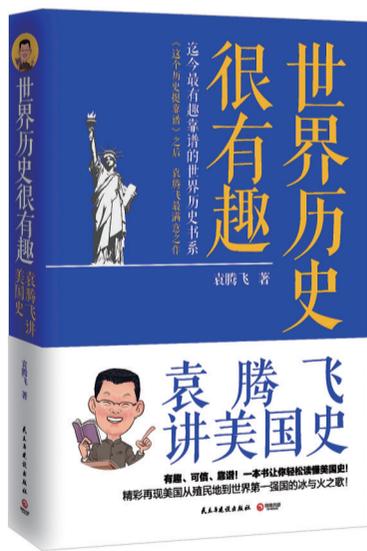
看着眼前的老宅子，我笑着把手里的钱扔了出去，粉色的钞票飘飘荡荡还没落地，我的笑容还在脸上，眼泪却已潸然而下。

7岁那年，在爸妈离婚时，我就知道我的眼泪没有任何用处，从来不愿浪费时间哭泣，但此刻，就像水龙头的阀门被打开了，我压抑的悲伤化作源源不绝的泪水，落个不停。

原来，失去至亲，就算你以为你可以理解，可以接受，可以坚强，但永远不可能不难过，某个时刻、某个触动，你就会悲从中来。

爷爷、爷爷……

（摘自《那片星空 那片海》桐华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）



嬉笑怒骂
讲述美国

这一小队人马走过好几英里崎岖不平的山路，蹚过湍急的河流，穿越漫无边际的森林，日复一日地前进，用了10天时间，终于到了俄亥俄的岔路口，也就是今天匹兹堡的所在地。

华盛顿召集印第安酋长们开了一个会。为首的印第安酋长叫“半个国王”，他跟法国人之间矛盾重重，所以转而求助于英国人，表示愿意给华盛顿带路。

05 “国父”首亮相

“半个国王”并不了解英国人真实的目的，以为英国人是真心实意来帮助他们驱逐法国人的，因此，他自告奋勇给华盛顿他们当向导，带领他们前往120英里之外的法国人的城堡。

“半个国王”和另外两个酋长带着华盛顿上路，不久，一个技艺超群的猎人也加入了队伍。

此时正值冬天，雪下得很大，道路崎岖难行，森林也很难通过。他们冒着严寒奋勇前进，历经千辛万苦，终于抵达了法军的前哨站。

法军上尉非常有礼貌地接见了他们，暗地里却设法把华盛顿和他带的印第安人分开。

幸运的是，印第安人对法国人很了解，坚持陪着华盛顿。

又经过一番劳顿不堪的长途跋涉，他们到达了法军的一个重要据点。

此时距离华盛顿离开根据地威廉斯堡已经整整41天了。

法军指挥官殷勤地款待华盛顿，其他什么事都答应了，就是不按照英国总督的命令撤兵。

他给英国总督写了一封回信，让华盛顿带走，信上说他是一名军人，职责是服从命令，不谈条约，他会按照法国加拿大总督的命令一直驻守下去。

华盛顿在法国指挥员动笔写信的时候，把城堡看了一个遍。他在脑海中精确地记住了关于城堡的详细情况，比

如形状、大小、构造、方位、武器装备等。此外，他带来的人还暗中清点了河里的船只数量。

根据这些翔实、精确的资料，华盛顿很快绘出了一张城堡示意图，派人送给英国总督。

到了回程之日，没想到天气更加恶劣了。

他们先经水路走了130英里，到达一座城堡。

当他们抵达这座城堡的时候，马已经筋疲力尽，驮不动行李和食物了，所以，华盛顿、吉斯特以及他们的法语翻译只好穿着印第安人出行的衣服，乔装成印第安人徒步前进，让马匹和马夫跟在后面。

他们又走了3天，雪下得越来越大，天越来越冷，马匹更虚弱了。华盛顿和吉斯特决定单独前行。

华盛顿拿着枪，背着粮食和文件，带着吉斯特出发了。

他们放弃了一直走的路，踏上了一条林间小道，打算抄近路返回英方阵地。

在这条路上行进更艰难，他们碰到一个印第安人，这个人表示可以跟他们一起走，并指给他们最近的路，但是走了没多久，走在后面的印第安人突然停了下来。华盛顿回头一看，那个印第安人冷不丁举起了枪，朝着他们瞄准，紧接着，枪声响起。

华盛顿问吉斯特，打中你了吗？

吉斯特回答，没有。

华盛顿这才放心，说，赶紧追上那个家伙！

此时，那个放黑枪的印第安人已经跑到一棵大树后面躲了起来，正在装子弹。吉斯特看到后，想一枪干掉这个印第安人，华盛顿却制止了他：“别开枪，最好不要杀死他，但是咱们得当心。”

印第安人被制伏后，答应带华盛顿去不远处的一间木屋里休息。他们又走了半英里，烧了一堆火，等身体暖和过来才继续赶路。

等他们来到抄近道的河边，却发现河水只是部分结冰，他们没法从冰上走过去。

华盛顿说除了做个木筏子划过去，没有别的办法了，“我这儿有一把斧子，咱们开始干吧”。

没等木筏子造好，天就黑了。

华盛顿和吉斯特被迫放弃做木筏，登上一座小岛过夜。

晚上越来越冷，他们冷得直打哆嗦。天亮时，华盛顿突然发现夜晚的低温帮了他们一个大忙——小岛和河岸之间的水面结了冰，冰面足以承受他俩的重量。

他俩安全到达河对岸，休息了两三天才赶回威廉斯堡，把信交到英国总督的手里。

（摘自《世界历史很有趣：袁腾飞讲美国史》袁腾飞 著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出版）